

毛

詩

紬

義

毛詩紉義卷五

嘉應李輔平繡子著

鄭

譜卒取史伯所云十邑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
今河南新鄭是也如譜是武公取十邑如史記則是
桓公已取十邑正義謂馬遷說謬今按鄭世家史伯
云虢郟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爲司徒民皆
愛公公誠請居之虢郟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
公誠居之虢郟之民皆公之民也云云桓公曰善于
是卒言王東徙其民雒東而虢郟果獻十邑竟國之

世家惟言徙民雒東虢郟獻十邑未嘗指鄆蔽補丹
依隳厯華及虢郟爲十邑正義謂八邑各爲國非虢
郟之地無由得獻之桓公非矣鄭云武公取十邑自
以武公初遷尙在東周畿內後乃取虢郟十邑不然
桓公未取武公東遷居何地乎然如世家別獻十邑
則桓公時虢郟尙存亦是至武公始取如鄭譜則又
與昭十六年左傳之言相戾反覆推究竊謂桓公取
郟而武公取虢也水經洧水又東過新鄭縣南郟水
从西北來注之酈註曰竹書紀年晉文侯二年同惠
王子一本無惠字多父伐郟克之乃居鄭父之邱名

無者近是

之曰鄭是曰桓公皇甫士安帝王世紀云或言縣故
有熊氏之墟黃帝之所都也鄭氏徙居之故曰新鄭
矣王子者厲王子多父卽桓公也昭十六年左傳子
產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
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杜註云鄭本在
周畿內桓公東遷并與商人俱傳言此地正指鄆地
雖鄭自有鄆城然與鄭城不甚相遠是桓公已得鄆
也正義引此傳謂桓公寄帑之時商人亦從而寄若
然則鄆君猶在安得言艾殺其地而斬其蓬蒿藜藿
乎不然明矣隱元年左傳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制

邑卽虎牢也莊二十一年傳曰王與之武公之畧自
虎牢以東杜註曰畧界也鄭武公傳平王平王賜之
自虎牢以東後失其地故惠王今復與之如此二傳
是武公始得號也鄭兼鄆數之故云卒取十邑耳

緇衣

序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箋云司徒掌十二教善善者
治之有功也箋解善善甚明言所掌十二教治之皆
善耳正義云武公旣爲鄭國之君又復入作司徒已
是其善又能善其職此乃有國者善中之善故作此
詩美其武公之德以明有邦國者善善之功焉殊失

箋意

緇衣之宜兮做子又改爲兮傳改更也有德君子宜世居卿士之位序言美武公又云父子竝爲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宜字兼父子言故箋云鄭國之人皆謂桓公武公居司徒之官正得其宜此傳言宜世居卿士亦兼父子如序傳箋之意經首二句是說竝爲司徒下二句乃專美武公正義述經通首俱主武公非也

還子授子之粢兮傳粢餐也釋文作飧也按說文餐吞也飧舖也从夕食舖云日加申時食也依釋文作飧

爲是適館而還正當夕食時也

將仲子

序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按經言畏我父母又云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序言深得經旨左氏云譏失教也亦與經合云謂之鄭志則深文矣莊公只是不勝其母安有必死其弟之心乎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傳將請也箋云祭仲驟諫又云仲初請曰君將與之臣請事之君若不與臣請除之正義曰左傳此言乃公子呂詞今箋以爲

祭仲諫者詩陳請祭仲不請公子呂則祭仲之諫多于公子呂矣而公子呂請除大叔爲諫之切莫切于此祭仲正可驟諫耳其詞亦不是過仲當亦有此言故引之以爲祭仲諫如正義是謂箋以公子呂詞爲祭仲之諫也按箋因傳訓將爲請請是固距固距必由驟諫驟諫必由初諫反覆爲解申明請字之訓而詞偶與公子呂同非引左傳文也左傳敘祭仲與莊公問答公曰姜氏仲亦曰姜氏全無母子君夫人之禮與此經不合鄭所不取故直據經爲說卽序下箋云公不早爲之所而使驕慢亦非用祭仲語也

無折我樹檀傳檀彊韌之木韌釋文本作忍云本亦作
刃同而慎反依字木旁作刃今此假借也按說文無
韌字新附有之云柔而固也玉篇云柔也說文初桎
初也玉篇云木名以說文韌字列在棟椀之下椀椤
之上故知是木名陸云彊忍當作初者恐誤仍當以
彊忍爲正今汲古閣註疏本釋文亦作彊韌非也

叔于田

叔于田傳叔大叔也正義謂傳明叔與大叔爲一人以
寵祿過度時呼爲大叔左傳謂之京城大叔是由寵
而異其號也此言叔于田下言大叔于田作者意殊

無他義也按傳以當時謂之京城大叔當無不稱大
叔者今此經言叔詩人之意蓋謂此君所謂大叔實
卽叔耳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君何爲不禁一任國人
稱羨而謂其信美且仁乎如傳明其爲大叔以証詩
之稱叔非無義也孔以下篇大叔于田經亦有大字
故爲此說耳

大叔于田

大叔于田釋文本作叔于田云本或作大叔于田者誤
按正義述經有大字下章仍作叔于田自是所據之
本各異序有大字不過別于上篇俗本遂因之而誤

詩之稱叔正刺莊公不當謂之爲京城大叔也說見
上篇

傳叔之從公田也正義曰下云禮禘暴虎獻于公所
明公亦與之俱田故知從公田也按春秋公朝于王
所小雅吉日天子之所皆在外之詞故傳謂从公田
然傳意不但此也莊公既田則當以莊公爲主如駟
鐵公曰左之舍拔則獲吉日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是
也今此經不及莊公之田惟陳叔段射御搏獲之事
詩人之意蓋謂君非于田乎自我觀之叔于田耳傳
特揭此句則知美叔段卽以刺莊公可謂抉經之心

矣

火烈具舉傳烈列具俱也箋列人持火俱舉言衆同心
文選張平子東京賦云火列具舉李善註毛詩曰火
列具舉毛萇曰列人持火也詩作烈而張賦李註俱
引作列註又以列人持火爲毛傳選註號稱精審當
非誤引或唐初經傳本如此也正義曰此爲宵田故
持火照之說本爾疋講武曰宵田爲獠郭景純註或
曰卽今夜獵載鑪照也然爾疋又云火田爲狩郭註
云放火燒艸獵亦爲狩然則田之用火恒事耳不必
定爲宵田也

叔善射忌傳忌辭也箋云忌讀如彼己之子之已按王
風揚之水彼其之子箋云其或作記或作已讀聲相
似故此云讀如彼己之子之已崧高往近王身傳近
已也箋云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近本作近說
文近云古之道人以木鐸記詩言从辵从斤斤亦聲
讀與記同許鄭讀近爲記毛讀近爲已崧高傳之已
卽此傳之忌故箋申之云忌辭也其已記忌近五字
通

乘乘鴉傳曉白襟毛曰鴉釋文云鴉音保依字作鴉今
本釋文與汲古閣註疏本釋文兩字俱作鴉誤也依

爾疋釋畜當云作馮說文馬部無馮字釋畜言馬襍
毛者五說文有其四爾疋一黃白襍毛駟說文云黃
馬白毛也从馬丕聲一陰白襍毛駟說文云馬陰白
襍毛黑从馬因聲一蒼白襍毛騅說文云馬蒼黑襍
毛从馬佳聲一彤白襍毛駟說文云馬赤白襍毛从
馬段聲一驪白襍毛鴝郭景純註曰今之烏驄說文
驄云馬青白襍毛也許云青者殆青驪色其卽爾疋
之馮乎然詩作鴝說文無馮有鴝卽謂馬之似鳥亦
可說文無騅騅字有鷓鴣字左傳唐成公有肅爽馬
卽鷓鴣也馬融云其羽如練馬似之天下希有正與

此同鴛字从鳥不必定从馬作鴛也

清人

二矛重喬傳重喬綵荷也箋云喬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懸毛羽正義釋傳云候人傳曰荷揭也謂此二矛刃有高下重綵而相負揭釋箋云言喬者矛之柄近于上頭及矛之蓋室之下當有物以題識之其題識者所以懸毛羽也二矛于其上頭皆懸毛羽似如重綵相負荷然故謂之綵荷也經傳不言矛有毛羽鄭以時事言之猶今之鸞毛稍也按正義謂鄭以時事言因以鸞毛稍比之非也釋文喬毛音橋鄭居橋反

雉名箋止言毛羽陸何以知是雉名則知陸所據箋
本作懸雉羽矣說文雉十四種其二喬雉又鶴云走
鳴長尾雉也釋文又云喬韓詩作鶴鄭本通韓詩此
箋殆以韓釋毛以其上懸喬雉之羽故謂之喬傳云
素荷是釋二矛次比之狀箋云懸羽是釋二矛所飾
之物耳

羔裘

三英粲兮傳晏鮮盛兒三英三德也按二矛重英傳以
英爲英飾故初學記引郭璞說三英云英謂古者以
素絲英飾裘卽上素絲五紵也郭以召南毛傳說此

亦無不可而傳必云三德者經三章皆首句言裘次句言人以上言洵直且侯孔武有力例之則此三英不得更言裘飾也故傳以爲三德

遵大路

摻執子之祛兮傳摻摯祛袂也正義曰以摻字从手又與執共文故爲攬也說文摻字參此音反聲訓爲歛也操字梟此遙反聲訓爲奉也二者義皆少異按今說文手部無摻字惟有操字云把持也與孔所引說文訓亦不合如孔言則唐初說文有摻字訓爲歛矣惟漢以前有摻字故魏風亦有摻摻然此詩之摻毛

讀爲孽非訓爲孽也文選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遵
大路兮攬子祛引此詩作攬宋與毛俱六國時人可
見當時詩有作攬者故傳以摻爲孽是摻與孽字通
攬俗字也作孽爲正

不寔故也傳寔速也箋云子無惡我孽持子之袂我乃
以莊公不速于先君之道使然傳不釋故字正義以
箋述之按小雅伐木以速諸父傳云國君友其賢臣
大夫士友其宗族之仁者此詩故字當作故舊下章
好字釋文云或呼報反當作朋好序言莊公失道君
子去之國人思望焉傳意蓋謂子無惡我孽持子之

袂兮我則以莊公不速召故人朋好使我然也傳訓
寔爲速速當如易不速之客馬融云速召也似當與
箋別述

無我醜兮傳醜棄也箋云醜亦惡也釋文云醜本亦作
敵又作敵市由反按說文支部敵云棄也从支冓聲
周書以爲討詩云無我敵兮徐音市流切許訓正用
毛傳正義云醜與醜古今字醜惡可棄之物故傳以
爲棄言子無棄遺我箋準上章故云醜亦惡意小異
耳如正義是箋與傳合然釋文又云鄭音醜爲醜說
文醜云可惡也鄭云醜亦惡也則鄭箋詩時經字作

醜故得訓爲惡如爲古今字則箋必言醜古文醜矣

女曰鷄鳴

序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正義
日以莊公之時朝廷之上不說有德之君子故作此
詩陳古之賢士好德不好色之義以刺今之朝廷之
人有不說賓客有德而愛好美色者也經之所陳皆
是古士之義又曰定本云古義無士字理亦通如正
義云陳古之賢士好德不好色之義云皆是古士之
義則孔所據經本序文作陳古士義今本序古字下
無士字是校書者依定本改之也有士字乃合

女曰鷄鳴士曰昧旦箋云此夫婦相警覺以夙興言不
畱色也正義述之曰其女曰鷄鳴矣而妻起士曰已
昧旦矣而夫起夫起卽子興也此子于是同興而視
夜之早晚又釋箋云鷄鳴女起之常節昧旦士起之
常節皆是自言起節非相告語而云相警覺者見賢
思齊君子恒性彼旣以時而起此亦不敢淹畱卽是
相警之義也按經文兩曰字分明夫婦互相警覺子
興視夜是婦語其夫之詞箋于下章子字別之日子
謂賓客也則此章子字是婦目夫矣正義乃云此子
于是同興爲詩人目之非也

襍佩以贈之傳襍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正義廣引
說文玉藻列女傳以釋之因經言襍佩傳又言之類
以包之故也又引周禮玉府註所引詩傳曰佩玉上
有葱珩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間及下篇傳佩
有琚瑀所以納間不言蠙珠琚瑀二者孰是大戴禮
保傅篇云玼珠以納其間琚瑀以襍之則又以玼珠
琚瑀爲一愚按經傳惟言佩玉不聞佩珠恐記禮者
誤耳鄭于周禮註雖引韓詩傳爲說及箋詩不易此
傳則亦以毛說爲然也謂之襍佩者謂羣玉之中以
石襍之木瓜傳云琚佩玉名也謂佩玉中有此琚之

名也有女同車傳云佩有瑤瑤所以納間亦謂佩玉
中有此瑤瑤說文瑤石之似玉者自瑤字下列三十
一字皆石似玉石次玉石之美者瑤在玲璽之下不
言石爲石可知古人不欲過華參以瑤瑤所以示樸
無緣更用蠙珠也

有女同車

彼美孟姜傳孟姜齊之長女鄒風美孟姜矣傳云姜姓
也言世族在位有是惡行不言長女此云齊之長女
傳意謂文姜矣鄭志張逸問曰此序云齊女賢經云
德音不忘文姜內淫適人殺夫幾亡魯國故齊有雄

狐之刺魯有敝笱之賦何德音之有乎答曰當時佳耳後乃有過或者早嫁不至于此作者據時而言故序達經意按序云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此卽桓六年左傳云公之未昏于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也序又云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此卽桓六年左傳云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也序又云齊女賢而不取申言首句不昏于齊也序又云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故國人刺之申言又請固辭所以見逐也序依左傳有兩次請妻而以首句爲重詩之作蓋

在初次鄭謂序達經意是鄭讀序亦如此也正義剛序首句不引專據太子忽嘗有功于齊二句斷爲他女而非文姜可謂不善讀序矣傳言齊之長女箋不易傳知鄭亦以經之孟姜爲文姜也

山有扶蘇

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傳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狂狂人且詞也箋以狂且指臣下言昭公不用賢者反用小
人與序言所美非美合傳以狡童爲昭公則狂人亦謂昭公正義述傳不言與序相應按傳謂山隰之所
以美者以有扶蘇荷華高下得宜也今昭公以不賢

之人在上位以賢人置下位已失其所以爲美故入其朝不見閑習禮法之人惟見狂醜之君是非美也傳意當然

籀兮

序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風其吹女傳人臣待君倡而後和叔兮伯兮二句傳叔伯言君臣長幼也君倡臣和也毛讀序爲不待君倡而後和是言羣臣皆強也風其吹女箋云喻君有政教臣乃行之言此者刺今不然叔兮伯兮二句箋云叔伯羣臣相謂也羣臣無其君而行自以強弱相服女倡矣我則將和

之鄭讀序爲君不倡而羣臣自相倡和是言羣臣中別有強臣也正義于此殊少發明

狡童

彼狡童兮傳昭公有壯狡之志乃見狡童傳狡童昭公也正義引孫毓評云此狡狡好之狡謂有兒無實者也云刺昭公而謂狡童爲昭公于義雖通下篇言昭公有狂狡之志未可用也如孫言則上篇爲狡此篇爲狡矣正義述此經云狡好之幼童亦以狡爲狡玉篇云狡戶交切或音狡是古狡狡二字原可通但讀狡爲狡好自是箋義而毛則前後皆爲狡狡之爲訓

依說文篇韻少狗也狂也猾也疾也健也上篇傳云
狡童昭公也未釋狡字此傳壯狡明狡之爲壯以壯
釋狡字耳正義謂幼壯狡好非傳意也三十曰壯非
復可以言幼此經言童只是童昏惟狂狡故童昏不
能與賢人圖事一任權臣擅命也玉篇僮字引褰裳
詩云狂僮之狂也且傳曰狂行僮昏所化也廣雅云
僮癡也據此童當作僮

褰裳

序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有
女同車傳云齊國之長女山有扶蘇狡童傳謂昭公

籀兮傳言君倡臣和四詩序皆言刺忽縱以爲序不可信而毛傳有明據不容別爲之說也此詩序不言刺忽毛傳亦無明文然狂童之狂也且傳云狂行童昏所化也狂童非君上安能化人則亦不容別爲之說惟箋以狂童恣行突與忽爭國更出更入而無太國正之正義據此定爲忽復入之時自是箋義序傳未必然忽爲鄭之太子已復入爲君非有正何言正已此當是桓十一年突歸于鄭忽出奔衛時事突以狂行童昏竄有鄭國故國人思大國之正突而興立忽也

豈無他人箋云言他人者先鄉齊晉宋衛後之荆楚正義曰其實大國非獨齊晉他人非獨荆楚也定本云先鄉齊晉宋衛後之荆楚也義亦通如正義則孔所據箋無宋衛二字校書者據定本增入也當如孔本改正

丰

俟我乎堂兮正義曰此傳不解堂之義王肅云升于堂以俟故以王爲毛說謂士禮受女于廟堂庶人雖無廟亦當受女于寢堂孫毓云禮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出俟于塾前正義復駁之謂人君禮尊故于門設塾

庶人不必有塾不得待之于門堂按上章俟巷已受
女出門矣何事復升寢堂正義以王述毛非也古者
二十五家爲閭同在一巷巷首有門門側有左右塾
學記所謂家有塾是也庶人家門無堂而閭門則有
堂上章傳云巷門外也箋云出門而待我于巷中門
謂家門也出家門而至巷由巷而至閭門之堂次第
如繪毛意當然釋文云堂如字門堂也亦用孫說箋
云堂當爲棖棖門楣上木近邊者亦是謂閭門之棖
正義謂上言待于門外此言待之于門殊少分晰箋
于上章已言出門而待于巷中不得復待之于門也

棖依說文當作檜云表柱也文選靈光殿賦長笛賦
兩引說文皆云柱也無表字論語申棖史記作申堂
漢王政碑作申棠皆檜之省文棖說文云杖也

東門之墀

東門之墀傳墀除地町町者正義述經釋傳皆作壇引
左傳舍不爲壇証壇爲除地去艸又云徧檢諸本字
皆作壇左傳亦作壇其禮記尙書言壇墀者皆封土
者謂之壇除地者謂之墀壇墀字異而作此壇字讀
音曰墀蓋古字得通用也今定本作墀如正義則孔
所據本經傳皆作壇今本校書者依定本改之也

仍改作壇釋文本亦是壇字云依字當作壇按說文
壇野土也壇祭場也祭場則除地去艸矣作壇爲正
从土亶聲亶多旱切與阪自協也

有踐家室傳踐淺也正義曰踐淺釋言文按釋言云淺
淺也郭景純註引詩曰小戎淺收彼傳云淺淺也釋
言原是淺字正義引作踐豈二字本通乎爾正釋文
淺音踐音同者義必同故毛此傳亦訓踐爲淺也

風雨

鷄鳴膠膠傳膠猶喞喞也按字當作膠廣韻引此詩
云鷄鳴膠膠

子衿

序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釋文云世亂本或以世字在下者誤正義述序云鄭國衰亂不修學校經內箋云國亂人廢學業皆依序世亂爲說今汲古閣本作亂世緣上風雨序亂世而誤也當仍作世亂爲是

青青子衿傳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正義引釋器衣皆謂之襟云衿與襟音義同衿是領之別名故云青衿青領也按說文無衿襟二字惟有衿字云交衿也从衣金聲玉篇衿云交衿衣領也是衿當作衿玉篇

又云襟同衿又云衿亦作衿禪衣也綴也結帶也說文衿衣系也籀文从金作衿是衿襟一字衿衿經一字而衿與襟字義迥別正義謂衿襟音義同以古字音同者義可通然釋文云衿本亦作襟襟卽衿字不如陸本之當也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傳挑達往來相見見乘城而見闕箋云國亂人廢學業但好登高見于城闕以候望爲樂傳以城闕連文恐人誤認爲城之闕故曰乘城而見闕毛意只言學子登城耳正義述之云汝何故棄學而去挑兮達兮乍往乍來見于城之闕兮又曰宮

門觀闕不宜乘之候望此言在城闕兮謂城之上別
有高闕非宮闕也乘城見于闕者乘猶登也故箋申
之登高見于城闕以候望爲樂非毛意亦非箋意箋
言登城復登闕故曰見于城闕易傳非申毛也釋宮
云觀謂之闕孫炎曰宮門雙闕舊章懸焉使民觀之
因謂之觀戴記禮運云昔者仲尼與于蜡賓事畢出
遊于觀之上觀卽闕也聖人猶登何云宮門觀闕不
宜乘之候望城別有闕經典不言殆孔胸臆以之釋
箋強同于傳不可從也

揚之水

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箋云鮮寡也忽兄弟爭國親戚相
疑後竟寡於兄弟之恩獨我與女有耳此二句毛無
傳下章維予二人傳云二人同心也按箋釋鮮謂親
戚諸人寡于兄弟之恩傳意未必然傳以序言閔忽
無臣則兄弟卽臣終鮮兄弟謂同姓諸臣中無忠良
者耳正義以箋述毛恐未確

出其東門

縞衣綦巾傳綦巾蒼艾色箋云綦綦文正義曰顧命云
四人綦弁註云青黑曰綦說文云綦蒼艾色也然則
綦者青色之小別顧命爲弁色故以爲青黑此爲衣

巾故爲蒼艾色蒼卽青也艾謂青而微白爲艾艸之
色也又曰箋亦以蒼爲青色但蒼是文章之色非染
繪之色故云蒼艾文按正義釋傳以青黑色蒼艾色
牽合爲一非毛意以箋亦爲青色但非染繪之色亦
非箋意曹風鳴鳩其弁如騏傳云騏騏文言青黑如
騏馬之文此以蒼爲蒼艾色則是青白色是毛以蒼
騏爲二也書顧命四人蒼弁釋文云馬本蒼作騏鄭
註尙書卽是馬本鳴鳩正義引鄭四人騏弁註云青
黑曰騏周禮夏官弁師鄭註引鳴鳩作其弁如蒼是
鄭以騏蒼爲一也此箋云蒼艾文猶言騏文謂巾青

黑色易傳蒼艾色耳下茹蘆箋云染巾何嫌此綦亦染而必謂爲文章之色乎

聊樂我員傳願室家得相樂也正義曰願其還自配合則樂我心云耳詩人閔其相棄故願其相得則樂如正義願人相得則傳爲漏釋我字且傳言得相樂樂指男女何得又言以樂我心又傳謂得相樂非言相得也按上句傳云縞衣白色男服也此男卽作者自謂綦巾蒼艾色女服也此女卽作者之妻傳言如雲者非我思所能存救惟我縞衣與彼綦巾願復保爲室家得相樂也如此卽有我字在內矣箋惟縞衣綦

巾俱爲女服爲異餘與傳同

出其闔閭傳闔曲城也闔城臺也箋云闔讀當如彼都人士之都謂國外曲城之中市里也正義曰出謂出城則闔是城上之臺謂當門臺也闔既是城之門臺則知闔是門外之城卽今之門外曲城是也故云闔曲城闔城臺正義旣謂闔是城之門臺及後釋箋又謂爾正謂臺爲闔不在城門之上此言出其不得爲出臺之中是孔子傳城臺之說猶有疑也按傳言闔城臺也謂卽曲城之臺說文闔字無別訓統曰闔闔也闔字云城曲重門城曲卽曲城重門卽臺玉篇闔

云城門臺也廣韻闔闔兩韻俱曰城上重門或言臺
或言重門一也文選顏延年登巴陵城詩云經途延
舊軌登闔望川陸李善註引說文城曲重門釋之闔
而曰登明爲門上之臺臺下有門卽非不可出矣毛
以上章出門是出內城之門此章闔闔是出外城之
門次第如繪至爾正之作本釋此詩詩旣言出其闔
闔因解闔謂之臺何須更說城門箋讀闔如都謂曲
城中別有市里而于城上之臺自不相妨非因臺不
可出故易傳也今本說文闔云城內重門也此詩正
義引作城曲文選謝希逸宣貴妃詠註引作城闔重

門而謝宣遠別王撫軍詩顏延年登巴陵城詩兩註
引說文皆作城曲當以城曲爲是與毛傳合故也

匪我思且箋云匪我思且猶匪我思存也正義于此箋
無釋釋文云且音徂爾疋云存也按釋詁云徂往也
下又云徂存也字作徂非且邢疏云且徂音義同蓋
卽依詩釋文爲說且訓存放箋謂猶匪我思存也

野有蔓艸

零露漙兮箋云零落也正義曰靈作零字故爲落也如
正義則經零露作靈露矣釋文不言本亦作靈可疑
也按說文霏云雨零也从雨卿象霏形詩曰霏雨其

濛濛云餘雨也从雨令聲然則經字本作需故正義
曰需作零字校書者誤以需作靈箋云需落也是需
之本訓落當作零說文云雨零也釋文不言字異陸
所見經本猶是需字也

溱洧

序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
箋云救猶止也亂者士與女合會溱洧之上按上篇
東門之墀序亦云刺亂也鄭不釋亂字于此亂字乃
發箋則彼亂爲時亂矣此序云兵革不息亦當爲時
亂而鄭作別解者彼與丰風雨子衿共四篇皆在忽

突爭國之際故爲時亂此詩在出其東門後序云五
爭于時厲公再入鄭已定矣兵革不息特推原男女
相棄之由故別作此解也然箋言亂亦不過謂男女
襍遯之意非言淫亂野有蔓艸箋云周禮仲春之月
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此方渙渙兮箋云仲春之時
冰以釋水則渙渙然箋舉仲春蓋亦以禮許相奔矣
方渙渙兮釋文云韓詩作洄洄音丸說文作汎汎音父
弓反按今本說文汎云浮兒从水凡聲徐音孚梵切
未引此詩如釋文則唐初說文本汎字下引此詩矣
然父弓反與藺不協恐陸之誤也傳云渙渙水盛也

說文云渙流散也水盛則流必散與傳合矣

方秉蘭兮傳蘭蘭也此與澤陂之蘭傳皆爲蘭按說文有蘭無簡玉篇收字凡古文籀文及字之別體無不載艸部收字至一千五十四字亦有蘭無簡則自漢迄梁無此字矣古字从艸从竹多相通是以爾正竹歸釋艸此詩與澤陂之蘭本皆作簡毛公易之曰簡蘭也直至隨唐間學者始似覺之故陸元朗著釋文定爲蘭字曰蘭兮古顏反蘭香也字从艸韓詩云蓮也若作竹下是簡策之字耳若非經本作簡陸何以爲此說乎如詩作蘭則說文既有蘭字或可不再收

服氏一說以芍藥爲藥名晉氏之說以勺藥爲調和之意又引枚乘七發勺藥之醬証之以晉灼爲得勺音下削切藥音旅酌切而蕭該云芍藥香艸可和食廣韻音芍張畧切藥良約切是和食之艸別爲一種此詩勺藥釋文勺時灼反藥無音則當如字讀韓詩云勺藥離艸也言將離別贈此艸也說文藟云楚謂之藟晉謂之藟齊謂之茝从艸躑聲藟云江藟蘼蕪从艸離聲茝云藟也从艸叵聲玉篇茝云白芷藥名一名茝葍云白芷葉卽藟也勺藥也藟也江藟也蘼蕪也茝也芷也葍也一物而七名然則勺藥卽白芷

與蘭一類楚詞沅有芷兮澧有蘭亦以蘭芷竝稱矣

毛詩細義卷六

嘉應李輔平繡子著

齊

譜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于周懿王使
烹焉齊人變風始作正義以齊世家上既言烹哀公
而立胡公下云夷王之時獻公殺胡公而自立則胡
公之立在夷王前夷王上有孝王必不受譖烹人又
上懿王王室始衰明懿王受譖是以知烹之者懿王
皆依世家爲說然三代世表以哀公當共王胡公當
懿王獻公當孝王而非夷王武公當夷王至共和而

世家又言獻公九年厲王奔彘一獻公而三王各異
且如世家言獻公由薄姑徙臨淄又與烝民毛傳當
宣王時者不合則共和以上年代粗畧未可憑也世
家云周烹哀公徐廣曰周夷王本紀云諸侯復立懿
王太子變是爲夷王張守節正義引紀年云三年致
諸侯烹齊哀公昴二家之說差爲近理蓋太公至哀
公五代而水經穀水篇酈註云孫暢之嘗見青州刺
史傅宏什一作宏說臨淄人發古墓得銅棺前和外隱
起字爲隸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也胡公兄
哀公同爲六世卽哀公以上缺一代矣世家第四代

癸公系本作廆公此疑爲兩人今若增一代以五代當懿王哀公當孝王至夷王三年烹據帝王世紀夷王在位十六年本紀厲王三十七年共和行政十四年自夷王三年下至共和末得六十五年以爲保民者艾胡公之歷年獻公約當宣王元年以後如此則獻公徙薄姑得在宣王時與烝民詩傳合而烹哀公者爲夷王明矣譜言烹哀公後齊之變風始作而鷄鳴與還兩序皆云哀公則未烹時作也箋不以序爲非知譜誤偶有不照耳

鷄鳴

序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
相成之道焉史記周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詩人
作刺三代世表懿王註亦云然齊譜正義以鷄鳴詩
當之非也十二諸侯年表序曰周道缺詩人本之雅
席關雎作仁義凌遲鹿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
過公卿懼誅而禍作遂奔于彘下言厲王上云周道
缺卽懿王時王室始衰也其時公卿陳正風正雅以
刺王實未作詩故變雅有厲宣幽王詩而無懿王詩
太史公言詩人作刺者亦猶左傳謂召穆公作常棣
耳且此詩如爲懿王而作當列于雅何得爲齊風乎

御覽引韓詩鷄鳴序云讒人也此因詩有蒼蠅之聲
又有紀侯譖哀公事而爲此說玉海引韓詩章句云
悅人也此因詩有甘與子同夢而爲此說皆未若毛
序之當經三章皆陳賢妃以刺今之不然傳箋初未
明指哀公而序鑿然言之者孔子修春秋遣子夏等
適周得百二十國寶書凡列國之事及其君號諡內
外傳所不見者寶書中皆載之故子夏得據以作序
也

東方明矣傳東方明則夫人纚笄而朝正義引列女傳
及莊二十四年公羊傳何休註証之泥矣古者鷄初

鳴盥漱櫛畢以纒緇髮以笄固髻纒笄畢尚須加纒
若有祭祀等事又須加被首之服如周禮所謂副編
次葛覃傳所謂婦人有副褱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
于宗廟進見于君子是也毛進見之服雖不必與鄭
同服被裼然纒笄後亦必有加飾可知此傳言纒笄
而朝謂纒笄後卽須朝見甚言其早敬耳諸言纒笄
而朝者其義皆當如此也

甘與子同夢傳古之夫人配其君子亦不忘其敬經言
甘與同夢傳以不忘其敬釋之則夢非睡夢之夢也
說文夕部夢云不明也从夕瞢省聲傳意言蟲飛已

薨薨矣尙甘與子同昧于下情乎誠以羣臣會朝且欲歸治其家事無以晏起而取惡于羣臣也此傳所謂不忘其敬也箋云猶樂與子臥而同夢言親愛之無已則字當作寤說文寤云寐而有覺也从宀从𠂔夢聲傳箋義別正義以親愛意釋傳不忘其敬迂曲甚矣夢莫忠切與薨古韻通又亡貢切寤惟莫鳳切一音

還

竝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偃兮傳獸三歲曰肩偃利也此詩肩幽風作豨傳云豨三歲曰豨玉篇豨又作豨

此肩卽稱之省耳說文作豨而註云豨三歲肩相及者殆亦本作豨旁肩後人依幽風改之幽風豨傳曰豨此詩肩傳曰獸者爾疋膺絕有力豨則豨又獸有力之通名不專謂豨獸三歲亦得云有力也說文儼慧也以性情言傳利也以身之便利言然說文又云儼材緊也惟材緊乃得便利則儼當作儼爲是

著

充耳以素乎而尙之以瓊華乎而傳素象瑱瓊華美石士之服也淇澳充耳琇瑩傳云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則自天子以下皆用石矣周禮冬官玉

人職云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鄭註云
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而說文則云天子
用純玉上公四玉一石侯三玉二石伯玉石半相埒
子男無文許先于鄭當从許義伯已玉石半則子男
當又降一等用象石襍矣楚語公子張曰賴君之用
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繩
爲瑱也韋昭註曰瑱所以塞耳言四獸之牙角可以
爲瑱楚子爵而用象瑱卽其証也此傳上言象瑱下
言士服天子元士視子男內諸侯也故以象爲瑱而
飾以瓊華之石次章充耳以青傳云青青玉尚之以

瓊瑩傳云瓊瑩石似玉卿大夫之服也天子之卿視侯大夫視伯亦內諸侯也故以青玉爲瑱而飾以瓊瑩之石或三玉二石或玉石半相埒也三章充耳以黃傳云黃黃玉尙之以瓊英傳云瓊英美石似玉者人君之服也此人君言外諸侯也故以黃玉爲瑱而飾以瓊英之石蓋四玉一石以下依五等之爵而用之也正義以尙之爲身之所佩非毛意

東方之日

東方之日兮傳日出東方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下章傳云月盛於東方君明于上若日也臣察于下若月

也毛以古者君臣以禮化民故民依禮嫁娶日出對
未出而言月盛對未盈而言不重東方鄭則以東方
爲義日月俱在東方尙未明照天下故上章箋云日
在東方其明未融下章箋云月在東方亦言不明言
由君臣不明致有強暴義各有當也正義右鄭乃云
日之明盛在于正南失毛旨矣毛鄭皆以日喻人君
韓詩薛君章句云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盛美如東方
之日後世詞人如宋玉神女賦云其始來也耀乎若
白日初出照屋梁曹子建洛神賦云遠而望之皎若
太陽升朝霞皆從韓義

履我卽今傳履禮也傳謂履爲禮字非訓履爲禮也箋
知傳意故云以禮來我則就之與之去也

東方未明

序刺無節也朝廷與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
其職焉如序言是由人君無節雖有挈壺氏亦不能
守其職也經首二章言羣臣早入顛倒衣裳卒章責
挈壺不能時夜而兩言自公則無節者在公矣歸咎
挈壺乃詩人微旨亦猶杜蕢揚觶飲曠飲調之義也
序達經意故專其咎于朝廷傳箋皆責挈壺以序已
明令人于言外得之正義述序謂由挈壺失職不以

昏明告君非經意亦非序意

不能辰夜不夙則莫傳辰時夙早莫晚說文辰震也三月陽氣動雷電振民農時也物皆生从乙匕象苙達厂聲也辰房星天時也从二二古文上字說文以農時天時釋辰字是時者辰之本訓時夜者時節其夜漢舊儀曰晝夜漏起省中用火中黃門持五夜持夜猶時夜也但漏刻之節定于太史雖有準則日久必乖非盡挈壺之咎縱其不失君欲起早雖復告以且晚豈遂聽從此皆事理之顯然者而經顧以不能責之則其所以刺君者可知矣

南山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傳國君尊嚴如南山崔崔然雄狐
相隨綏綏然無別失陰陽之匹箋云雄狐行求匹耦
于南山之上形兒綏綏然興者喻襄公居人君之尊
而爲淫泆之行傳言相隨卽雌雄相隨綏綏然無別
謂匹行而無別凡陰陽相匹亦貴有別雖鳩摯而有
別所以可貴無別卽非陰陽之匹矣上言尊嚴如山
卽言雄狐無別傳意亦謂居人君之尊而爲淫泆之
行同于鄭也箋惟以雄狐求匹爲異有狐傳綏綏訓
匹行故此傳亦當爲匹行說文綏作夂云行遲曳久

夕象人兩脛有所躑也玉篇夕云行遲兒引詩雄狐
夕夕云今作綏箋云形兒綏綏然則當用行遲曳義
正義以傳爲兩雄相隨又以南山雄狐兩俱爲喻非
也

齊子由歸正義曰傳于詩由多訓爲用此當言用此道
以歸魯也按爾疋由从自也言从此道自此道歸魯
亦可而必非訓用下章齊子庸止傳乃訓庸爲用也
衡從其畝傳衡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正義曰在
田逐禽謂之獵則獵是行步踐履之名又曰謂旣耕
而東西踐躡柴摩之也按月令孟冬祈來年于天宗

祈年是爲耕事下卽云臘先祖五祀臘之言獵以田
獵所獲之物而祭先祖及五祀之神故曰臘白虎通
云四時之田總名爲獵爲田除害也然則除去田害
謂之獵如田豕田鼠昆蟲草木之類衡從獵取于其
畝而後種之乃得麻也獵卽獵取不必以踐躡槩摩
釋之

必告父母傳必告父母廟箋云取妻之禮議于生者卜
于死者此之謂告正義曰傳以經言必告父母嫌其
惟告生者故云必告父母之廟箋又嫌其惟告于廟
故云議于生者卜于死者此說非也凡君娶夫人父

雖不在毋容有在者惠公薨在春秋前隱二年經書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杜註桓未爲君仲子不
應稱夫人隱讓桓以爲太子成其母喪以赴諸侯故
經于此稱夫人是桓公娶文姜時母亦已薨故傳曰
父母之廟專爲桓公言之箋泛言婚姻之禮不指桓
公故曰娶妻之禮議于生者卜于死者不然仲子已
薨尙何生者之可同議乎

曷又鞠止傳鞠窮也正義曰釋言文傳意當謂魯桓縱
恣文姜使窮極邪意也按左氏傳于桓十八年公與
文姜如齊始云齊侯通焉毛意特謂桓公不合與文

姜如齊決裂禮防至于窮盡當有禍難隨之以經言
鞠止是詩人已預知有彭生之事也桓十八年左傳
云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
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與此經正合鄭于序
下箋云襄公素與淫通及嫁公謫之公與夫人如齊
以淫通在先正義從之遂以箋意釋傳非傳意也

甫田

序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
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齊襄于桓十四年十
二月卽位十五年謀定許十七年謀衛十八年討鄭

弑君莊五年納衛惠公初若奮發有爲可繼莊僖之業然考當日會艾定許止魯一國盟黃謀衛止魯紀二國首止討鄭傳止稱齊師惟納惠公有魯宋陳蔡四國至莊八年經書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杜註云期共伐邾陳蔡不至故駐師于郎以待之又書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是齊亦共期陳蔡而二國不至至是冬而無知禍作矣經言無思遠人勞心切切當爲圍邾之役而作序悉經意故日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箋與正義俱未發明特詳著之以明序說之有據

無田甫田上田字傳箋無釋釋文云無田音佃正義曰
無田甫田猶多方云宅爾宅田爾田今人謂佃食古
之遺語也陸孔俱讀作佃則音堂練切矣信南山曾
孫田之箋云今原隰墾辟則又成王之所佃釋文云
所佃音田本亦作田是佃田二字通說文佃云中也
从人田聲春秋傳曰乘中佃一轅車徐音堂練切按
哀十七年左傳云良夫乘衷甸兩牡杜註云衷甸一
轅卿車正義謂四馬爲上乘兩馬爲中乘但有服馬
無驂馬也周禮小司徒云四邱爲甸註云甸之言乘
也讀如中甸之甸稍人云掌令邱乘之政令註云邱

乘四邱爲甸甸讀與維禹隄之之隄同其訓曰乘由
是改云戴記郊特牲云邱乘共粢盛註云甸或謂之
乘鄭或讀甸爲乘或讀乘爲甸左傳正義以中乘釋
衷甸說文以衷甸爲中佃是田佃甸乘四字通音皆
當讀如乘此詩之田亦當音乘而義則當訓爲治也
未幾見兮突而弁兮釋文云見兮一本作見之箋云見
之無幾突耳加冠爲成人也正義述經云未經幾時
而更見之是鄭本孔本皆作見之今本作見兮誤也
正義又云此言突若弁兮又云若猶耳也故箋言突
耳加冠爲成人猶嗟頎若言若者皆然耳之義古人

語之異耳定本云突而弁兮不作若字如正義則鄭本孔本皆作突若弁兮今本乃校書者依定本改之也仍從原本作若爲是周禮旅師職云而用之以質劑致民註云而讀爲若聲之誤也鄭言聲誤知古人讀而與若同自可通用然鄭孔本作若不宜改也

盧令

序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按戴記郊特牲大羅氏致鹿與女以詔客告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無道而好田未有不亡者太康后羿其明鑒也襄公好田詩人陳此貝邱之

事其先知之矣左氏敘無知之弒發難者三人耳若非平日不修民事百姓心離何遽至是此序足補左氏之闕畧

盧令令傳盧田犬令令纓環聲又曰順時遊田與百姓共其樂同其獲故百姓聞而說之其聲令令然傳已釋令令結復言之者凡田狩之篇多言車馬禽獸射御殺獲此經惟有一盧卽盧亦尙是纓環之聲則猶未田也毛以深仁厚澤積于平日一旦聞君子田百姓皆樂以爲有犬令令然出此非惡聲爾聞是聞君出田聲是百姓意中之聲正義引孟子百姓聞王車

馬之音爲証。猶隔一塵。正義曰：此言鈴鈴下言環鈸。鈴鈴卽是環鈸聲之狀。以令作鈴。說文鈴令丁也。兩部。霆字云雷餘聲也。鈴鈴所以挺出萬物作鈴。自是正體。然說文序云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令本訓發號。可借爲令長之令。則亦可借爲令令。

其人美且鬢。傳鬢好兒。箋云鬢讀當爲權。權勇壯也。陳風澤陂。碩大且卷。傳亦訓好。釋文云卷本又作媿。然說文無媿字。則此鬢卽彼卷。正義謂鬢是好兒。則與美是一。且仁且偲。旣美而復有仁才。則且鬢不得爲

好兒不知好是通詞細別之則卷有委曲和柔之意
不得用此爲譏也箋讀鬚爲權正義以巧言無拳無
勇釋之按權當作捲說文捲氣勢也从手卷聲國語
曰有捲勇許云氣勢與鄭勇壯正同巧言拳勇亦當
作捲拳乃手也

傲筭

其魚魴鰈傳鰈大魚箋云鰈魚子也正義曰鰈魚子釋
詁文李巡曰凡魚之子總名鰈也鰈鰈字異蓋古字
通用或鄭本作鰈也按說文鰈魚也从魚眾聲李陽
冰曰當从魚鬚省說文鬚周人謂兄曰鬚葛藟謂他

人昆傳昆兄也昆鬻一字鯀从鬻省卽鯀鯀一字是以說文有鯀無鯀鯀之爲魚說文不言大小此經與魴鯀竝舉必其相若魴鯀世所常有無絕大者毛言大魚亦謂滿尺可粥者耳正義引孔叢子其大如車之鯀証之非毛意也箋訓鯀爲魚子正義旣引爾正鯀魚子又引國語魚禁鯀鯀以見鯀爲魚子似矣但鯀爲魚子則是魚子之通名安得與魴鯀並數尋鄭之意乃以鯀爲如車之大魚其子差小得與魴鯀並稱蓋謂是鯀魚之子箋文脫一鯀字當曰鯀鯀魚子也下卽曰魴也鯀也魚之易制者然而敝敗之苟不

能制箋意宜然若如爾正國語爲魚子之通稱其說
不得通矣

其從如雨箋以言姪娣之善惡亦文姜所使止正義曰
姪娣之善惡亦文姜所使今定本云文姜所使止於
義是也如孔說則正義本作亦文姜所使無止字今
汲古閣本校書者依定本加之也正義止字又誤作
出

載驅

載驅薄薄傳薄薄疾驅聲也正義曰序言疾驅故云疾
驅驅與驅音義同皆謂驅馬疾行也如正義則孔經

字作駟傳字作駟今本經傳皆作駟非也釋文云載
駟欺具反又如字下皆同本亦作駟孔經本正作駟
矣說文無駟字作駟爲正

齊子發夕傳發夕自夕發至旦箋云魯之道路平易文
姜發夕由之往會焉正義曰此言發夕謂夕時發行
故爲夕發至旦小宛云明發不寐謂比至明之開發
未嘗寢寐故爲發夕至明按孔說非也傳中自夕發
發字未嘗訓爲行經無旦字傳蓋以旦訓發言自夕
之開發至旦故曰發夕發夕卽旦夕也箋申傳亦以
發爲旦故云發夕由之往會若以發爲行不得云行

夕由之往會也下箋云豈弟猶言發夕鄭以豈弟爲
闡明故云猶發夕知鄭亦以發爲旦矣韓詩云發旦
也說文蚤云禮昏鼓三通爲大鼓夜半三通爲戒晨
旦明三通爲發明易林云襄送季女至于蕩道齊子
旦夕留連久處皆以發爲旦與毛傳合上有魯道下
言齊子旦夕在道不必更言行也小宛傳云發夕至
明正用此經發字

齊子豈弟傳言文姜于是樂易然箋云此豈弟猶言發
夕也豈讀當爲闡弟古文尙書以弟爲團團明也傳
以上章自夕至旦此章已與齊侯會故云文姜于是

樂易然或謂淫奔之人何有豈弟是不然何彼穠矣
云曷不肅雍王姬之車婦德以肅雍爲貴樂易乃肅
雍之反非美詞也箋以上章是自夕至旦此章正是
旦以後事故易傳爾正釋言云愷悌發也正義謂舍
人李巡孫炎郭璞皆云闡明發行非也舍人孫季之
說不可知郭註見存云發發行也初無闡明之說讀
豈爲闡訓團爲明始于鄭君爾正訓愷悌爲發發亦
是旦與毛同定本引箋云此愷悌發也猶言發夕也
是鄭亦因爾正訓愷悌爲發乃轉爲闡明也

正義曰古文作悌今文作團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

爲團故鄭依賈氏所奏从定爲團于古文則爲悌故
云古文尙書以弟爲團按說文序云書孔氏詩毛氏
皆古文而團字註云回行也从口畢聲尙書曰團團
者廣韻引說升雲半有半無讀若驛許所引已用今
文書洪範孔安國傳云團氣落驛不連屬書正義曰
團卽驛也故以爲兆氣落驛不連屬是安國已定爲
團不始于賈逵

猗嗟

頎而長兮正義曰此言頎若長兮又曰今定本頎而長
兮而與若義並通也如孔說則正義本作若今本校

書者依定本改之也

不出正兮箋大夫二正士一正正義曰夏官射人以射
法治射義王以六耦射三侯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
侯以四耦射二侯樂以狸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
三耦射一侯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
樂以采芣五節二正是天子以下所射之正數也彼
文大夫士同射二正今定本云大夫二正士一正誤
耳孔已言定本誤則所據本是大夫士二正校書者
依正義之說不審文勢遂據定本改之耳

展我甥兮傳外孫曰甥正義曰外孫得稱甥者按左傳

云以肥之得備彌甥引証當矣孫毓云襄公雖舅而
鳥獸其行犯禮亂類使時人皆以爲齊侯之子故絕
其相名之倫更本於外祖以言也正義駁之謂此是
毛傳之言不應代詩人爲絕其相名之倫而于毛傳
所以必據外祖者孔亦未能明也按成十三年左傳
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
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又云穆襄卽世康靈
卽位康公我之自出襄二十五年左傳子產曰昔虞
闕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
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

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晉人于秦
康公言我之自出而必本獻公鄭人于陳胡公子孫
言我周之自出而必本武王此詩毛傳云外孫曰甥
據齊僖公而言亦立文之體宜然也

舞則選兮傳選齊也正義曰選之爲齊其訓未聞當謂
其善舞齊于樂節韓詩薛君章句云言其舞則應雅
樂也與正義說同按周禮鄉大夫之職鄉射以五物
詢衆庶五曰興舞註鄭司農云故書舞爲無杜子春
無讀爲舞言能六舞如周禮註是射有舞此傳訓選
爲齊蓋謂六舞皆能也